

《独异志》唐 李亢

●序

《独异志》者，记世事之独异也。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之经籍，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然有纪载所繁者，俱不量虚薄，构成三卷。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

●卷上

伊尹无父，生于空桑中，禹妻化为石，后剖腹而生启。老君耳长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肋而生，及生，鬓发皓白。徐偃王无骨而有圣德。刘邕好食人疮痂。文王四乳。皋陶鸟喙。尧眉八彩。汤臂四肘。禹耳三漏。离娄察见秋毫于十里之外。卫臣弘演开已腹纳懿公之肝。周穆贵为天子，车辙马迹遍于天下，凡游行一亿一万里。

海若居海岛，每至八月即有流槎过。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赍粮乘槎而往，及至一处，见有人饮牛于河，又见织女，问其处，饮牛之父曰：“可归问蜀严君平，当知之。”其人归，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计时，即汝也。”其人乃知随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从舜巡狩，行及湘川，闻舜崩于苍梧，泣下，泪洒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孙吕面长三尺，阔三寸，为卫国贤臣。

东汉赵伯翁尝昼寝，群孙戏其腹上，内七李于脐中。李至烂，流汁出，其家谓其将死。后李核出而无患。

刘曜字永明，须百茎，皆长五尺。

汉中山靖王胜，有男女一百人，其后子孙流衍于今，问之，皆刘裔。

后周独孤信三女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长生周武帝，次生隋炀帝，次生唐高祖。

汉昌邑王贺即位二十七日，积恶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条，为霍光所废。

项羽每叱咤，万人手足皆废。

晋宣王司马懿，自顾见背。

隋有麦铁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发洛阳往宋州为盗，及明却返。宋人因见其所盗之物者，执麦告之，为吏所劫，乃承愆。

淮南程干，本富人，三年间为水火焚荡俱尽。妻茅氏，连八年孳生十六子，相持行乞于市。

梁武帝贵为天子，三舍身为同泰寺奴。

唐郭子仪授中书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钱二万贯，官供二千人，熟食、马料五百石。

郭太后贵极，绵联八朝帝王：代宗外孙，德宗外甥，顺宗新妇，宪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广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涌。

东汉孟业身重千斤，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悬栋间。业启曰：“陛下秤上秤臣，请秤之。虽肉重千斤，而智无一两。”

干宝母妒，当葬父时，潜推一婢于墓中。十余年后，母亡，与父合葬，开墓，婢伏于棺上，久而乃生。问之，如平昔之时，指使无异。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经，入维摩诘方丈室。及归，将书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柳子升妻郑氏，无疾而终，临卒时告子升曰：“不离君之身，后十八年更与君为亲。”已而，子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后产一男而卒。

前梁张轨时，抱罕令严根妾产，同夕产一女、一龙、一鸮。

贾弼之夜梦一人，面貌极<鼻查>丑，谓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梦中微有所诺。及觉，临镜大惊，一如梦中见者。左右家人见之，皆奔走。其所异者，两手各执一笔，书之于纸，俱有理例。徐说之，亲戚然后乃信。

魏建凌云阁既成，匠人误钉其额。文帝乃令车绳引上韦诞，题三字而下。顷刻之间，头须皓白。

晋赵末，年八岁，一夕异长，身長八尺，髭须满颌，三日而死。

唐惠卿，荆州庭中有橘树，其末有一实甚大，独异之。由是会宾客，摘而将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于其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阳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乐之，即袒其体，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数日间暴卒。其家恨，杀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数十人，一夕同卒。

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嫦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经》有大耳国，其人寝，常以一耳为席，一耳为衾。

贾耽为滑州节度，酸枣县有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双目，旦食，妇以食裹纳犬粪授姑。姑食之，觉有异气。其子出远还，姑问其子：“此何物向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电发，若有人截妇首，以犬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告不孝者。时人谓之“狗头新妇。”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开腹明之，五脏坠地。后遣医工复内入腹，以桑皮细针缝合，经夕复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国公。

有娥简狄氏，吞鸟卵而生后稷。

东汉陆续，岁饥，太守施贫者食，既毕，问之，凡赐六百人，言其姓名，无一参差。

吴王阖闾死，埋醇三千，以为殉葬。

汉武钩弋夫人，姓赵氏。手本拳，帝纳后，以后伸之，遂展。

王献之常为写《祭晋元帝庙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视日，睛不眩。

廉颇食，尽米一斗，肉十斤。

陶侃，有相者视其手，策文上指，谓曰：“策文到指上为三公，贵不可说。”侃以针刺之，通指皆出血，洒墙为公字。

唐大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神异经》有李子昂，长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鹄所吞，居鹄腹中，三年不死。

殷纣为糟丘酒池，广可以泛舟。

张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后，累年寡居，忽梦一人自天而下，压其腹，因而怀孕。乃曰：“无夫而孕，人闻弃我也。”徙于代，依东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东方，名之东方朔。或言岁星精，多能，无不该博。

蜀先主刘备，自见其耳。

邹衍吹律，能变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后弃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为虎，遂食其虎，复化为人。当其为虎时，不知其为人；及其为人，又不知其为虎。

申包胥哭于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后周有一人，姓陈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齐年。至四十，儿女又各生孙，孙复生子，子复生孙，相承百年内，其子孙盈数百人。老少悉为炀帝征辽所杀。

东汉灵帝时，有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灵帝时，洛阳女子生时两头四臂。

魏文帝尝著《典论》云，天下无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国进此二物，文帝遂毁《典论》。

古有女木兰者，代其父从征，身备戎装凡十三年，同伙之卒不知其是女儿。

蜀人杨行廉精巧，尝刻木为僧，于益州市引手乞钱。钱满五十于手，则自倾泻下瓶，口〔言“布施”字。〕111111

汉有黄安，不知何许人，常坐一龟，畏日光。龟每二千年一出头，安坐来

见龟五出头矣。

符坚三年，凤凰集于东阁，坚欲赦国中，时无有知者。忽有一童儿，绯帕幕首言于市，曰：“官家有赦。”坚复验诘，言赦书日有一苍蝇立于笔端，久而飞去，化为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浙江，风涛甚，有二花蛇龙负舟而过。左右恐惧，惟禹安然无畏。

王伐吴，于蜀江造战舰，长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马楼。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堕，足自胫而脱，善击球、樗蒲戏，又善剑舞、数丹丸，挟二妻，生子数人。至元和末犹在，长安戏场中日集数千人观之。

《敦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其冢，见王樊与人樗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门，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发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验而擒之。盗既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言。

唐李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国。裴公破吴元济，入其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有新妇姜氏，怀妊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妇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而产一男。朝廷以归国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韩晋公镇浙西，威令大行。时陈少游为淮南节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诣晋公，必据而平之。浙右进钱，船渡江，为惊涛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二缙不得，众以钱填其数。自至津部视之，乃责江神，因指其钱曰：“此钱干，非水中得之者。”问吏，吏具实对。复投词诟责，俄然二缙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宝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座于殿阶，击之，满树花发。帝谓左右曰：“一曲未终，而花烂然。得不以我为圣耶！”

刘伶好酒，常袒露不挂丝，人见而责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衽席，君等无事，何得入我衽席中”其人笑而退。

唐开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谪见，其灾甚重。”玄宗大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进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内一人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十艘，进士毕集。蒙闻之，乃逾垣走赴，群众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

风忽起，画舸平沈，声伎、持篙楫者不知纪极，三十八人无一生者。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葫芦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禄。葫芦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其后脱褐，从韦令公于西川，官至御史大夫，为行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薨，使辟入奏，请益东川。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葫芦生。筮之，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常与一人曾卜得‘无妄之随’，今复得此卦，非曩昔贤乎！”辟即依阿唯诺。葫芦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不甚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之，戮于藁街。

唐贺知章，会稽永真人。进士擢第，太常少卿，秘书监，为太子诸王侍读。性落托放纵，逸思过人。年八十，因醉赋诗，问左右曰：“纸多少”对曰：“有十幅。”乃书告老，乞归乡里。皇帝及皇太子、诸王皆赋送行诗，赐越中剡曲以给之。

孔子行过少陵原，闻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焉：“何哭之悲也”妇人曰：“向者刈薪而遗簪。”孔子复问曰：“刈薪遗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仁王经》，以祈雨泽。有二人在众中，须眉皓白。讲僧昙林遣人谓二老人曰：“罢后可过一院。”既至，问其所来，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龙也，闻至言当得改化。”林曰：“讲经祈雨，二圣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为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因而滂沱，某可力为之。”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诣讲席，语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因请问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济生人，岂得升仙。”于是思邈归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晋尚书令卞壶死苏峻之难，葬在上元县。后盗发其墓，见壶鬓发苍白，面色如生，两手皆拳，甲穿于手背，安帝赐钱十万，令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晋武帝时，有彭权为侍中。帝问“髦头”义，权答曰：“秦时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惟畏髦头。”帝乃令虎贲之士戴之，以卫左右。

河东裴章者，其父胄，曾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昙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李氏女。乃三十年余，章从职太原，弃其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经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昙

照叙旧。照惊噫久之，谓之曰：“贫道五十年前常谓郎君必贵，今削尽，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上帝，以罪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刀划腹于浴斛，五脏堕地遂死。

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尝因下直归栌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长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太宗苦病痢疾，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宝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葦菱方”进。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作，问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葦菱有效。”复令进之，一啜又平复。上问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岂不及汝邪”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立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隐居茆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飞诏与之参诀。时人谓隐居为“山中宰相”。

梁张僧繇善画，为吴兴太守。武帝每思诸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传往写其貌，如对其面。尝于江陵天皇寺画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释门之内画此，何也”对曰：“异日赖之。”至后周焚灭佛教，以此殿有儒圣，独不焚之。又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睛。人问之，答曰：“点则飞去。”众人以为虚诞，固请点之。顷刻雷霆，二龙乘云腾上，其二不点者犹在。画之通神若此。

晋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见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岁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终焉。

唐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殓。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亡者遂起，与之相搏，家人子弟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并卧一床，长短、形状、姿貌、鬢髯、衣服一无差异。于是聚族不能定识，遂同棺葬之。

汉武陈皇后，本其姑公主鼓女也，色衰，弃后宫，乃以黄金五百斤赠司马相如，令作赋。赋成，帝见之，再得宠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龟。每战胜，龟则起。及其败死之日，瘤入一寸。

东汉耿秉镇抚西边，单于匈奴多怀其恩，闻秉卒，有嫠面流血哀痛者，举国发丧。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过中部县。县寮有宴，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愿纵之。云醉，因劝加于刑责，于是杖之二十。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

是命酒偶酌，既而问之曰：“君省相识否”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余，中唯贮酒糟数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旦夕昏民。几一月，乃传出之，使人蹙鼻额，ソ擦肢体、手指、肩髀，皆改于旧，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以为贱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于观察使李。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人，而覆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变改人者数代矣。

郑覃历官三十任，未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唐萧尝因内宴，上曰：“自知一座最贵者，先把酒。”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相顾未言，引手取杯。帝问曰：“卿有何说”曰：“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太宗抚掌，极欢而罢。

唐贞观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遭黜。琼甚愤惋，乃赍百千，诣茆山道士叶灵中，求章奏以问吉凶。灵中年九十，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去，缥缈不见。食顷后坠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断。”一岁，琼无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经，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于齐州灵岩寺院，有松一本立于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归，即此枝东向，使吾门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向指，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归，得佛经六百部。至今众谓之“摩顶松。”

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将军悲惋上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门语曰：“余能活此马。”将军遽召见。璞令三十人悉持长竿，东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击，俄顷擒一兽如猿。持归至马前，兽以鼻吸马，马起跃如。今以猕猴置马厩，此其义也。

《说苑》曰：汤时大旱七年，煎沙烂石。于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崇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言未既，天大雨。

汉霍光立宣帝，帝谒太庙为初献。帝行而光在后，帝恐惧，如负荆棘。

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传车垂赤帷裳，琮升车褰帟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善恶，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闻之，振悚耳目。

吴隐之为广州刺史。旧有贪泉，人饮之则贪黷。隐之酌而饮之，兼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酌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又居母丧，过礼，家贫，无以候宵分，常有双鹤至夜半惊唳，隐之起哭，不失其时。

伍员吹箫行乞，食于市。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虚。丁曰：“臣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无肯綮，若初发硎，游刃必有余地也。”

郢人以垩漫其鼻，薄如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尽去其垩而不伤鼻。

唐高宗尝苦头风而目闭心乱，乃召医工。工曰：“当于眉间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头是汝出血处”命扑之。帝曰：“若因血获差，幸也。”遂针之，血出，溅黼衣，眼遂明而悉复平。天后自抱绘帛以赠医工。

阮籍放旷，有兵家女极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遂往哭之，尽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须，可以挂弓。

唐韩干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干问曰：“何缘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画良马，愿赐一匹。”干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干收而用之。

谢灵运临刑，剪其须施广州佛寺。须长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令，文王梦一人哭于当道，问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吾行必以暴风雨，灌坛当吾道，不敢以疾风暴雨也。”梦觉，召太公。三日，果疾风暴雨过境。

晋桓豁镇荆州，有一参军，五月五日采鸕鹚雏，剪其舌，令学人语，经年遂能言。后因大会，豁出之，令遍学座客话。有一人患<邕鼻>鼻，鸕乃遽飞入瓮中，语与患者无异。举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卢怀慎无疾暴终，夫人崔氏止儿女，不令号哭，曰：“公命未终，我得知之。”语曰：“公清俭而廉洁，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燕公同时为相，张纳货山积，其人尚在，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鼓橐，为说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匹哉”言讫复绝。

唐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暮春之月，忽遇游南园，令家仆僮舁至药栏，语曰：“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怅然而返。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公视之，三日乃薨。

晋孟嘉，少知名。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甚远。亮问江州刺史曰：“闻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认之。”俄然，指曰：“彼君少异于众，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为驸马，如厕，左右侍者甚众，敦乃脱衣裸体而登厕，无羞愧色。有



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贼。”其后果为乱也。

宋武帝未杀殷仲文之时，仲文每照镜，常不见其首，后数日，果为武帝所杀。

汉宣帝时，有人于疏属山石盖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将至长安，乃变为石。宣帝集群臣问之，无一知者，刘向对曰：“此是黄帝时{宓戏}窳国负贰之臣，犯罪大逆，黄帝不忍诛，流之疏属山，若有明君，当得出外。”帝不信，谓其妖言，收向系狱。其子歆自出，应募以救其父，曰：“须七岁女子以乳之，即复变。”帝使女子乳，于是复为人，便能言语，应对如刘向之言。帝大悦，拜向大中大夫，歆为宗正卿。诏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经》。”

汉东方朔，岁星精也。自入仕汉武帝，天上岁星不见。至其死后，星乃出。

东汉王霸，善抚士卒，每有人死者，脱衣殓之。

刘琨，字越石。尝为胡骑所围，救兵不至，城中窘迫无计。琨乃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日中，又奏胡笳。贼皆流涕怀土。至晚复吹之，贼舍围而去。

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吊曰：“祸当君，可移于相。”公曰：“相，所理国家，不可也。”可移于百姓。”公曰：“百姓，国之本，不可也。”“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本，不可也。”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赏君。”于是荧惑退三舍。

唐贞元中，李师古暇日常宴其从事，适有日者预坐，师古遣遍视幕客皇甫弼、贾直言之徒，凡十辈。答曰：“十日之内，俱有重祸。”又指一从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马厄。”时有从事姓魏者，师古之妻党，移第凿池，积土其傍，上构高亭，极为弘敞，既成，即迎入舍，乐之，饮酣，亭忽摧塌，以其下土弱，不胜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于死。王生因为角马木长钉横贯其脑，立死。

楚昭王与吴战，败走四十步，忽遗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国虽贫，而无一履哉”王曰：“吾悲与其俱出而不得与其俱返。”于是国无相弃者。

隋杨素家富侈之极，家僮数千人，后庭曳罗绮之女亦数千。都会之处，邸店碾，不知纪极。性贪营利，心无厌足时，议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苍头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疠，子孙尽死，唯一子续生数旬。群奴欲杀之，分其财。善窃之，将入瑕丘山中。至七岁，出理于官。钟离意为令，杀群奴，表善之忠孝。善后拜郡守。

魏太祖军中粮乏，令主仓吏用小斗。后军众有言，太祖归罪主吏，谓曰：“借汝死，令压众谤。”词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于后。曰：“此天牛，能粪金，以遗王。”王以为然，即发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张仪随其后开蜀。

汉于公门坏，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门，可容车马。我治狱多阴德，后世必昌。”子定国果为丞相。

殷仲堪节俭，为荆州刺史。每食，匕卞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尧舜，若捩之于市。

禹伤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斩马以祭之，仰天而啸。忽梦神人，自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书者，斋焉。”禹遂斋三日。乃降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

孙坚，字文台。战而堕马，军吏失之。所爱骏马，入营踣地悲鸣，人异之，逐马往，得坚于草中。

王粲尝谒蔡邕，倒屣迎之，满座皆惊，曰：“王孙久有异才，吾家书籍悉以赠之。”

越王勾践为吴所败于会稽，将以勉励于众。尝施一器，悬胆于门，出入尝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贺若弼父敦，临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锥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败，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议伤炀帝，为炀帝所杀。

宋刘裕贫贱时，尝盖布被，用牛尾作蝇拂子。及登极，亦不弃之，敕其女彭城公主谨收藏，以遗子孙。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敕天下贡献绫罗锦绣，不令织鸟兽之形，恐裁剪之时，有伤生物之意也。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引海水，利鱼盐，邑人歌之。时瀛州刺史贾敦顺、冀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

楚王铸作三剑，晋、郑求之不得，兵围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晋军血流，郑卒奔走。

晋谢玄，字幼度，有才业，甚为从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罗香囊，安鄙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得焚之。

汉武帝自回中郡，绕一山曲，见一物盘地，状若牛，推之不去，击之不散。问左右，无能知者。东方朔进曰：“请以酒一斛浇之。”帝命酒浇之，立散。复问朔。曰：“此必秦之故狱，积其怨气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抚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张南苑三百年，敕云：“期毕便申。”

汉光武爱惜士卒，每欲发一兵，头须悉白。

东方朔伏日对武帝拔剑割肉，帝令自责。曰：“拔剑割肉，一何勇也；割

之不多，一何廉也；归遗细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责，反自誉也。”蒙赐酒一斛、肉一百斤，令遗细君。

秦穆公亡善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伤人。”皆赐酒沃之。后与晋战，而三百人争死以报恩。

卫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无怨怒。

汉阴丈人抱瓮入井，负水灌园。有人教其为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宁自倦败，不可以机为用，有伤真性。”

秦始皇欲观日，乃造石桥海岸，驱使鬼运。始皇曰：“欲见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谓始皇左右曰：“我形甚丑，勿画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画地图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脱走，仅免死，左右皆陷没焉。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见门阃有血，即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答以少年所教。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山上。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时有西国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胁众。奕对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烧臣，即为圣者。”高祖试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东，乃令胡僧作法。于是跳跃禁咒，火出僧口，直触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烧僧立死。

晋孝武欲为晋陵公主求婚，问王曰：“得及刘真长、王子敬便足。”曰：“谢琨不及刘真长，不减王子敬。”帝然之。未几，帝崩。后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谢琨，曰：“卿勿近禁脔。”元帝初渡江，国内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项肉一斤尤脆美，进充御食。时人以此为“禁脔”。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常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牟敖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为猿鹤，君子为鹤，小人为猿。

陈胜以丹帛书“陈胜王”字，置鱼腹中，令卖。有市得者，烹食之，见而怪之，遂立胜为王。

刘备尝乘爱马号“的卢”。居樊城，刘表欲因会杀之，备走，陷檀溪，乃

语的卢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马一跃三丈，遂脱难。

任公子为钓，用十五，蹲于会稽，期年无所得。一日获大鱼，自荆江东皆厌腥臊。

齐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御者：“何马也”对曰：“以公家畜罢而不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遂束物以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矣。

吴起〔吮座疽〕，卒母哭曰：“往年吴起吮其父疽，父不旋踵而死。今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也。”

塞翁失马，乡人皆唁，翁曰：“未必不为福。”明年，引群马至。人复贺，翁曰：“未必不为祸。”子孙、家僮出入多爱乘马，坠折四肢。乡人复唁，翁曰：“未必不为福。”又明年，西胡入国，国中但能披甲者，皆征行之。子孙、家僮以残毁免。

### ●卷中

吴公子光飨王僚，令专诸侍。置剑于蒸鱼腹中，因进鱼，抽剑刺杀王僚。

晋羊祜，字叔子，为荆州守，有恩及闾里。及死，阖境并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讳之。襄阳百姓于岷山立堕泪碑。

王允欲杀蔡邕，马曰曰：“邕逸才多艺，详汉传事，何可害之”允曰：“汉武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今岂可使佞臣执笔，我辈等蒙其讷议耶”遂杀之。

魏陈寿撰《三国志》，丁 e、丁仪俱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与我千斛米，当为尊公立佳传。”其子不与之。遂不作传。

晋王蒙、刘卞 炎并为中书侍郎，及宋，辅政，俱加侍中。时人故号为“入室之宾”也。

汉赵尧为周昌侍御史，人谓之曰：“赵尧乃奇士也，必代君为大夫。”昌曰：“尧，刀笔吏。何至此也”后昌为赵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视尧曰：“无以易尧。”乃授尧。

帝问王夷甫曰：“寿阳以东常涝，寿阳以西常旱，何也”更甫曰：“寿阳以东，吴人，亡国哀音，鼎足强邦，一朝失职，叹愤为阴，阴积成水，故常涝；寿阳以西，中国，新平强吴，美宝尽入，志盈心满，常欢娱，故旱。”

因畅为河南尹，时久旱，祷祠无应，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余具。遽降大雨，年谷丰稔。

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换，唯君所选。”马主因指一妓，彰遂换之。马号曰“白鹞”。后因猎，献于文帝。

《武陵记》曰：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绣锦，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

崔豹《古今注》：齐王后怨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一啖而鸣。后王悔恨，闻蝉即悲叹。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百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百，可领之。”缙皆濡湿。父母虽受钱，不知其由。泰归，问焉，乃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法严寺”。

晋王导子悦，年二十，有名，为中书郎。导尝梦人以百万买悦，于梦中领之。导寤，不乐，亟为祈祷。未几，修墙，掘得钱百万，导意恶之，一皆不用。及悦病，导复梦一被甲持刀，自称蒋山侯，索食。食毕，作色谓导曰：“公儿已卖与他。”言讫，觉。翌日，悦卒。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馐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悉化为虎而去。

后汉马略，年十七，闭室读书。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续命而已。乡里谓之“潜龙”。三十，谒桓帝，曰：“我，贤人也。”遂拜关内侯光州刺史。略弃官入海，恶虫猛兽悉避路。

《吕氏春秋》曰：齐有二烈士别于路，相与沽酒共饮。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无须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递相食啖。须臾，酒与肉皆尽而俱死。

梁武帝大同三年，侯景反，围台城，远近不通。简文与太子大器为计，缚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谓景曰：“此必厌胜术，不然即事达人。”令左右射之。及堕，皆化为禽鸟飞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传》曰：房临刑之时，谓人曰：“吾死之后，客星入天井。”举朝皆哀之。

王充《论衡》云：汉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为囚象，凿地为坎，致木人拷讯之，若正罪则木人不动，如冤枉则木人摇其头。精感立政，动神如此。

王子年《拾遗记》曰：燕昭王时，波弋国人贡茶茺之香，若焚，著衣而弥月不绝，过地则土石皆香，经朽木与腐草则皆荣秀，用薰枯骨则肌肉再生。

后汉明帝杨后，花面美色，有颠狂病，发则杀人。唯内傅孟召为文哀怨，后每读之，颠狂辄醒。时人语曰：“孟召文，差颠狂。”

《玉箱记》曰：前汉刘子光西征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间见一石人

，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

齐王奂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孪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于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阳郡民王保幸种田六顷，悉生嘉禾。

周厉王时，北斗与三台并流，不知其所。厉王没后，两主星复见。

《搜神记》：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先有大查当江损行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见；不祭者，辄沈，暗覆行舟。祚造大斧数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汹汹然，波浪振惊，查浮，遂移去，不为江中之患。人立碑，以诵祚之德也。

干宝《搜神记》曰：“零陵太守史满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余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岁，太守使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门请见，自称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怀中探一物，内懿手中，戒曰：“两世慎勿开，墓中绝。”言讫不见。懿曰：“此或数也。”遂开视之，乃金龙子，长三四寸，背上有铭云：“父子从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禅，世墓中绝，元帝渡江，都建邺。

《三峡录》云：宋顺帝升明二年，峡人微生亮于溪中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之，见一美女道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称高唐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女曰：“数以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不知所终。

成应元事统云：车胤好学，常聚萤光读书。时值风雨，胤叹曰：“天不遣我成其志业耶！”言讫，有大萤傍书窗，比常萤数倍，读书讫即去。如风雨，即至。

汉黄霸为封溪令，部人陈廉携酒并猩猩以献。霸问：“是何物”人未及应，囊中语曰：“斗酒并仆耳。”霸以其物有灵，开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为三公，武帝委以国事，每月三两归其家，家畜犬见，吠之。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以致如是！”

《越绝书》曰：“越王勾践既为吴辱，尝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蛙怒，勾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助平吴。

《搜神记》曰：冯棱妻死，棱器之恸，乃叹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复苏。后孕十月，产讫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风雷雨电，路傍有五松树，荫翳数亩

，乃封为五大夫。忽闻松上有人言曰：“无道德，无仁礼，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闻，始皇不乐，乃归，崩于沙丘。

汉高祖每战，新当矢石，前后被七十二箭，或言灭七十二黑子。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火。中夕，闻窗外有呼者，积出见之，有五六丈夫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莢。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旦起视，皆汉古钱，计得一百七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东宫舍人。

后汉刘圣公初得玺绶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绳绕圣公。明日为刘盆子将谢禄缢杀之，亦绕星之象。

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人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尝居南山野中，喜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侮之，多伐树践圃。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俄有二虎，近其居，为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铜头铁额，食沙啖石，然卒为黄帝所灭也。

《搜神记》曰：宋康王以韩朋妻美而夺之，使朋筑青凌台，然后杀之。其妻请临丧，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台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树，及大，树枝条相交。有二鸟哀鸣其上。因号之曰“相思树”。

黄帝斩蚩尤，冢在高平寿长县，高七丈。时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气如匹绛，时人谓之“蚩尤旗”。

《西京杂记》：弘成子少时，好学，尝有人过门授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聪敏，为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学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为名儒。

晋陶侃微时，丁父艰，将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有一牛眠圩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改葬地。

汉太尉杨震以忠贞见黜，及还洛，叹曰：“吾居上司，疾奸臣樊丰之狡不能诛，知帑藏空虚而不能富。”因饮鸩而卒。门人冤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鸟翼一丈三尺，集于柩前，低头垂泪。葬毕，乃飞去。时人以为忠贞所感。

《会稽记》：上虞兰室山，葛玄所隐之处，有隐几化为鹿。鹿鸣，即县令有罪。

司马郊，字子都，隐居华山向五十年，禽兽日游目前，有如家驯。每灌园，不食菜心，以其伤生意。及四时山果熟，果大，大鸟衔，果小，小鸟衔，俱送郊斋中，不知纪极。叹曰：“禽鸟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颗。”异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于庭，悲鸣累日而去。

魏陈思王曹植与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尝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爱，不敢肆心。因召植游华林园，饮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缢杀。使者以弓弦三缢不死，而弦皆顿绝，植即惊觉。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后不敢害植。

《华阳国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滨，忽见三节大竹筒至女前，闻竹中儿啼，剖而视之，得一男。收养及长，甚有武才，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

淄川有女曰颜文姜，事姑孝谨，樵薪之外，复汲山泉以供姑饮。一旦，缙笼之下，忽涌一泉，清泠可爱。时人谓之“颜娘泉”，至今利物。

汉杨仆为楼船将军，自以功高，耻为关外人，请以家财移关于新安，有诏从之。

《列子》曰：“韩娥过齐雍门，鬻歌假食，既毕，而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复作长歌，于是雍门之人欣跃舞不止，乃厚赂遣之。

项籍开始皇墓，探取珠宝，其余不尽取者，有金雁飞出墓外，为罗者所获。

汉武帝元封中，浮圻国贡兰金之泥。其金生于汤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飞鸟不敢过，居人不敢渡。国人于水边，见有此泥，取为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贡于汉，帝取之，常封亟匣以辟邪魅。卫青、张骞皆蒙此泥封玺绶。帝既崩，紫泥遂绝。

石虎于太武殿前造楼，高四十丈，以珠为帘，五色玉为佩。每风至，即惊触似音乐在空。过者皆仰视，爱之。又屑诸异香如粉，撒楼上，风吹四散，谓之“芳尘”。

《吕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恶之，此人无所容是，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悦其臭，昼夜随之，不能抛舍。

晋文公时，有蛇当道而横。文公以为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梦有人杀蛇，曰：“何以当圣人道”觉而见蛇已坏矣。

《庄子》云：齐桓公出游于泽，泽畔见一物，其大如毂，其长如猿，紫衣而朱冠，见人则捧其首。公谓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蛇也，见者必霸。”公后果霸，其国为五霸之首。

魏公子无忌视事，忽有一逐鸪，鸪入公子案下，遂去。令捕，取数百，列



于庭下，问之：逐鸩者当伏翹。有伏罪于地，乃杀之，而放其群。

后汉卢景初生，项有一丛白毛，数之得四十九茎。后四十九年卒。

后汉裴安祖，常息大树下，有鸩鸟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触树而死。安祖哀之，置于荫地，俄顷复生，乃飞去。因寝，见一人衣冠甚伟，拜谢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谢。”安祖年八十而卒。

后汉郑宏为临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夹车而行。宏异之，主簿黄国曰：“三公车旁画鹿，君必为相。”后位至太尉。

宋长沙王道怜子义庆，在广陵卧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义庆掷器于阶，虹遂作风雨声，响撼庭户，良久不见。

《列女传》：“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问：“泣何也”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十日，不下食，欲为泽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远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祸将至矣。”期年，而答子见诛。

伪蜀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来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后有郑美人，势亦宠爱，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姬三人。未几，势为桓温所杀。

吴道子善画神一元中，将军裴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图神鬼数壁，以资冥助。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于是脱去衰服，若常时妆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俄顷之际，魔魅化出，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是。

晋王恺有牛，号“八百里”，常莹其是角。王武子戏与射赌，以金敌之，偶中的，谓左右曰：“可生采其心作炙。”至，食一脔而止。

蜀将姜维既死，剖其腹，视其胆如斗大。

左思构《三都赋》，门庭墙溷皆置纸笔，十年乃就。

汉张仓年老而无齿，饮人乳，过百余岁终。常感王陵，母卒后奉陵妻，朝夕侍诺，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阳城者，华阴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随，皆不娶妻。朝廷以谏议大夫征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质于酒家，有得三数斛者。料钱入室，即复赎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随，志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终身不肯西坐，其寝西首。

晋桓玄贪秽，金玉不离其手。

吴隐之兄坦之，葬母设祭，每祭，恸绝，至第七祭，呕血而死。

要离羸瘦极，每出，遇顺风即行，逆风即倒。

汉成帝赵飞燕身轻，能为掌上舞。

唐高开道，箭在脑中，使医凿骨取出镞，与客饮酒，谈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临行戒曰：“吾甚爱汝，慎勿与人相竞。”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于保身远害，皆如此类也。

苍梧王酷暴好杀，尝自持刀槊行，见人即击刺死之。若一日不杀人，即惨而不乐。

何宴常服妇人之衣。

晋陆云，字士龙。家在吴，久不得家信。有犬黄耳，云摩其背，谓曰：“与吾达一书至家，得否”其犬即摇尾，因以竹筒盛书，置之犬项。旬日达家，得报而还。

陈正为太官，进炙，有发贯炙。光武令斩正，正曰：“臣有三罪，请言毕而后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发，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砺，不能断发，臣罪二也；臣与庖人六目同视之，曾不如黄门两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黄门而释正。

汉武帝自甘泉至渭桥，有女浴于渭水者，乳长七尺。上怪问之，答曰：“后第七车当知我。”时侍中张宽在第七车，使问之，宽曰：“祭天星，斋不严，即此女见。”

梁沈约家书藏十二万卷，然心僻恶，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

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时人谓钱为王老，以有元宝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左右，曰：“不见。”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于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耳。”

玄宗幸蜀之时，至东泰山，内臣高力士拢马请下，东北陈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亲辞九庙。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恸极，左右不胜哀咽。

陆贾得南越王赵佗所赠，橐中装万金。归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贾携侍儿竟乐游于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极其滋味承奉，其玉剑珠宝，随身皆赐之，虽非训导，亦为达见。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书生卒然心痛，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帙、金十饼。乃卖二饼，葬书生。其余枕之项下，置素书腹上，而退。其后数年，子都行，有一骏马逐之。既而有认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其儿归葬，金八饼在项下，素书在腹上。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由是子都声名大振。

魏毛，字孝先。为尚书，人无敢以好衣食见者。武帝叹曰：“吾不及毛尚书能移风俗”。

窦婴征七国时，得赐千金。置之庑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谓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丽者也’；发言举事，左右皆曰：‘君圣者也。’吾内外不见其过，安得不亡乎”于是改行易操，后三年，美行于宋，宋人迎之，复位，谥曰昭。

晋王戎，字仲。性鄙吝。家有绿李，子熟时惠人，必钻破其核，恐他人种植之。

王澄出为荆州刺史，送者盈路，见路傍树有一鹊巢，乃自解衣上树，探弄鹊雏，傍若无人。

王右军，永和九年曲水会，用鼠须笔蚕茧纸为《兰亭记叙》，平生之札，最为得意。其后虽书数百本，无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萧翼密购得之，爵赏之外，别费亿万。太宗临崩，谓高宗曰：“以《兰亭》殉吾，孝也。”遂随梓宫入陵。

汉张骞奉使大月氏，往返一亿三万里，得葡萄、涂林、安石榴，植之于中国。

汉和忆为畿令，常有一虎害人，忆令设槛，得二虎。忆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忆杀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兽皆出境，吏人以为神君。

后汉郑玄居山东，有疑，莫知所问，遂往入关诣马融。三年不得见。一日融大会，遂见之。登楼问其疑，数十段皆决。语毕，遂归。融谓门人曰：“玄既归，吾道东矣。”

晋索报兄之仇，手杀四十人。

鲁公仪休为相，归见其妻织，乃焚机而出，谓其妻曰：“吾为相食禄，今尔夺百姓之利，使民安归哉”

韩康伯隐药肆，卖价无二。有二女子买药，不识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无二价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丽国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气自天而下，大如鸡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东明”，善射。王恐为国害，欲杀之。东明走，弯弓射水，鱼

鳖浮出而为梁，以渡东明。

魏武帝尝居铜雀台，及终，令妓乐登台望西陵而歌舞。

郑子华之弟子臧，好聚鹖毛为冠，郑伯闻而恶甚，使盗诱杀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以其非法服也。”

晋大医司马程据上武帝雉头裘。诏曰：“此裘非当服，损费功用。”遂命火，于殿前焚之。

陶潜在家，每酒熟，即以头上葛巾漉酒，毕，复裹之。

晋羊秀，字稚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瓮，须臾，易之，有顷便可熟。

汉文帝俭约，常集谏书囊而为帐。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晋庚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饮不止。因责曰：“余废先人之戒，何以训人”乃携挺于墓前，自杖三十。

晋明帝十余岁，未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问曰：“日与长安孰近”答曰：“日近。”复问之：“何言日近”答曰：“举头见日，不见长安。”帝异之，明日对群臣，复问之，答曰：“日远，长安近。”元帝甚惊，问曰：“何以与昨日之对有异”复答曰：“只闻人从长安来，不闻人从日边来。”帝愈奇之，立为太子。

管辂年七八岁时，与邻里小儿戏，画地为日月星辰之状，言动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鸡、野鹄尚知天时，况人乎哉！”

舜父瞽瞍纳后妻谗言，尝笞舜。舜见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故能保身于孝道。

黄霸为颍川太守，召吏。方食于野亭，鸟攫食。霸见吏曰：“汝为鸟攫食耶”吏惊，以为霸尽知其行止，后不敢为非。

秦败，豪杰之士争取金玉，唯任氏子独为仓窖贮粟。后谷石万钱，于是金玉宝货尽归任氏。

何邵字敬祖。日供口食，计二万钱，而兼四方珍味，虽三日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吕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轻也。

唐初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东封过其家，问之：“何以致然”公艺执笔，唯书百余“忍”字，余无他言。遂旌表其门。

汉高祖既入关，诸将劫珠玉宝货，唯萧何独收秦格式律令。卒为汉名相，功居第一。

阮修，字宣子。居贫，年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一钱不得。

隋刘君良累代义居，兄弟四人同气。大业末，天下饥馑，其妻欲劝分居，乃窃取庭树中鸟雏置诸窠中，令群鸟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乱，战争之秋，禽鸟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知其计，中夜遂搅妻发，大呼曰：“此乃破家贼！”召诸兄弟，哭以告之，而弃其妻，居虽三院，而共一厨。

唐中宗为天后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因抛一石于云中，心祝之曰：“我为帝，即此石不落。”遂为树枝阁之。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镜，进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语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浹旬，践居帝位。

荀奉倩与妻情厚，冬月，妇病热，奉倩出，露坐，候体冷，即入熨之。甚为世所饥。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鱼来御舟而过。

河间王孝恭，才智识略时出于众。初受诏征蒲公<sup>ㄩ</sup>，上有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自省无负神祇，此变应是公<sup>ㄩ</sup>。时人服其先见。

太公封于齐，宿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谓曰：“客寝甚甘，殆非就国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关，遂止。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国人知之。桓公谓管仲曰：“寡人与仲父言，国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圣人乎今东都牙安在”桓公顾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谓三色”曰：“欢欣众悦，钟鼓之色；愁<sup>へ</sup>哀忧，衰之色；猛厉忠实，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东面南面指之，口张而不掩，舌举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朱敬则，亳州末城人。孝友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者六所，古今无之。

公仪休相鲁国，入园，见妻蒔葵，因拔去，谓妻曰：“身为国相，与民争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晋文公出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曰：“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邻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逢桑妇而悦，与之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窃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还。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与鸥鸟狎，引数百相从。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可与俱来。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群鸥翔而不下，盖以机萌于心而物惧也。

姚泓将妻子降于刘，斩之于建康市。凡百里之内，草皆焦而死。

符坚委政于王猛，小大无疑。猛卒，其子皮谋反。坚让曰：“丞相临终，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与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验也。”赦而不诛。

唐仪凤中，中书舍人欧阳通起复判馆，每人朝，必徒跣至城门，然后着鞋

。到直省之所，即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尝启齿。归家必衣衰，号恸无时。国朝夺情，惟通得理。

汉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晋颜含有孝行。兄几服药过多，死于家。含遂开棺，复生。母妻家人尽勤倦，含弃绝人事，侍兄疾十三年，曾无劳怠。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召门尉陈饶等二十三人，曰：“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乎”饶等皆伏而不对。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难用。”陈饶对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诸己而责诸人。”燕曰：“先诸己而责诸人，其云何？”饶曰：“三斗之粟，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食；园果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携掷，而士不得一尝；绫纨绮，丽靡于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为禄。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轻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铅刀蓄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惭而避席，曰：“燕过矣。”

楚王聘庄子，庄子曰：“吾闻神龟死三年，置巾藉之而藏之宗庙堂之上。此宁死为贵乎宁其生曳尾于泥中矣。”遂不赴楚聘。

汲黯不乐为淮阳相，固辞之。帝曰：“卿可卧理之”。

### ●卷下

赵简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举兵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令退军，吏谏曰：“君殊有罪而城自坏者，天助也。曷为退”襄子曰：“吾闻于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险。’使其理城后攻之。”中牟闻之，请降。

太康畋于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攀其母以从。终失国。

汉王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吕后问计于张良。曰：“南山有四皓，隐而不仕于秦。太子卑辞延之，若四老人到，扶太子，一助也。”于是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绮里季皆随太子入谒。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从吾儿游，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耻来。今太子贤明，臣故佐之。”于是太子乃定。高祖谓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难动摇矣。”

张嘉为相州刺史，至都，询故事。皆云前后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则贬。嘉按其图籍，自后周尉迟迥死王事始也。乃为迥立庙，四时享之。后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吴竟加以冕服，而其后皆荣迁去。

汉耿寿昌置常平仓，贱时余粟，贵时减价，恤民，以成为国之体也。

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

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气刚直，初为洛阳令，有罪戮于都市，已坐讫。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业之功，特赦免之。承制者走而传呼释元忠。传呼先至，执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岂可求生”有顷方至。观者咸服其安闲神异也。

隋炀帝无道，杜伏威以齐州叛。炀帝遣陈棱击之。棱下偏裨射中伏威额。伏威怒曰：“不杀射我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击而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毕，然后斩其首，携入棱军中，棱遂大败。

汉惠帝时，叔孙通讽上曰：“古者春有献，今樱桃熟，愿陛下取之。”献果皆自此始。

北齐高洋凶暴，贵嫔薛氏有小过，遽杀支解之。抱其股为琵琶弹之，复叹曰：“佳人难再得。”

唐沧景节度李同捷叛，王智兴帅徐泗兵讨于棣州。时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于城上战棚骂智兴，军吏耻之，智兴蒙衣掩耳不忍闻。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击去其首。”智兴喜曰：“若中，赏汝千万金。”乃具抛发一石，正中其首，随石迸落。军中欢叫，城上飞动。

汉承宫威名闻于匈奴，匈奴欲识，使人求见宫。宫启帝曰：“域外重人形状魁梧，臣貌丑陋，不如选瑰伟者示之。”帝以大鸿胪卿魏应代之。

东汉宦者张让、赵忠持国权，引用屠沽人登清贵。灵帝语左右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故卒以灭汉者，赵、张是也。

张安世每举进贤达，不令其知。或有诣门谢者，安世亦不见。终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谢恩私门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楼临大道，日夕歌宴击博于上。博者胜，掩口而笑。适有三客过楼下，飞鸢衔腐鼠堕客上举面，值其笑。二客相与谋曰：“虞氏富乐久矣，我不侵犯，何为辱我”乃聚众灭其家。谚曰：“骄奢之灾，祸非一致。”

汉邴丹曼容养志乐，外权势，仕至六百石，即免归，畏权而祸至也。

张衡死，蔡邕生，时人以邕为张衡后身。

唐初有阉棱者，善用长刀，刀长丈余，每下刀，毙数人。莫有嗣者。

薄昭，汉文帝舅。以其杀汉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丧服哭之。昭遂自尽。或云：昭侍饮，酌酒不满，一郎纠之。昭既归，使人持刀杀纠者。帝闻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质皆人，而足如马蹄，谓之“马蹄突厥”。

窦滔久戍，其妻苏氏能词，织锦为回文诗，叙离间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纵横读之皆有旨义。

贾达年五岁，姊抱听邻家读书，及长，俱能通经籍。姊问曰：“吾未尝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听读书，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群书。天下闻名，载粟帛受业，而家大富。时人以为贾达“舌耕”。

钟繇年七十而纳正室。

卫青，本平阳公主家参乘。驸马曹寿卒，敕令择國中贵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贵，主问之曰：“是常为我参乘，如之何”使者答曰：“当世无如将军者。”遂尚平阳公主。

汉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纵横。帝怒，乳母流于边，入辞帝。郭舍人谓曰：“母今出时，但屡顾我，当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顾舍人。舍人骂曰：“姬回顾，何为帝壮矣，岂假汝乳耶！”帝于是悦，遂不流乳母。

秦优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动。时天雨甚，武士被盾立于廷，优旃欲救之，戏曰：“被盾郎，汝虽长，立雨中；我虽短，立殿上。”始皇闻之，乃命徙立庑下。

汉高祖微时，常与客过其丘嫂食，益羹，嫂厌叔，佯为羹尽，忧其釜。高祖怨其嫂。及为帝，封其子为忧羹侯。或问帝，帝曰：“其母不长者。”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语曰：“有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执刀，仰问景公曰：“自古圣主明王，支解人从何而始”景公遽舍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宠徐姬。姬性妒，后怨帝，每召至，即妆半面见之，意者以帝一目，非为全面也。帝亲杀之。

尸乡有祝鸡翁，善养群鸡，皆有名呼之。贩卖鸡卵，获亿万。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怀光既叛于蒲，朝廷以法诛之。有子七人，其长曰。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

郑之管城，有居人郑虔章者，落魄杯酒间，年五十余，无闻焉。日醉归，寝宾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为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慌叫。亲戚举烛俱至，相与牵争而不能制。渐入，至胸臆，头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没，若堕水者。乃合众将锹掘之，深丈余，得一枯骨，可长八九寸，又复旁搜，无所见。因出而葬之。

王锺为辛京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甚易之。一旦击球，驰逐既酣，锺仰天呵气，气高数丈，若白练上銜。杲谓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弟配之。



锇终为将相。

西极有献续弦胶者，帝不信，即断而接之，使人挽拽，及他处断，而接者如故。

魏国有女子，极美丽，逾时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疮，肿，脓水不绝。遇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犬，走三十里。归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顷，一赤蛇从疮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张果老先生者，不知岁数，出于邢州。帝迎于内，礼敬甚。问，无不知者。一旦，有道士叶静能，亦多知解，玄宗问：“果老何人？”静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讫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敕臣，臣即能活。”帝许之。静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血流，偃仆于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儿多口过，不谪之，败天地间事耳。”帝哀恳久之，果老以水巽其面，复生。其后果老辞归邢州所隐之处，俄然不知所往。

后汉刘焉，字君卿。灵帝时为太常，见王室多故，意求之交，欲避难。侍中董扶谓焉曰：“常见益州有天子气。”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造乘舆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烧，所造作物荡尽。焉疽背而死。

始皇时，长安县忽有大水涨而欲没县。主簿全干入白，明府谓干曰：“今日卿何作鱼面”干曰：“明府亦作鱼头。”言讫，遂陷为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其极。庭穿大井，合木为柜，严其锁阴，天下宝玉珍珠琼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天兵梟戮而赤族，涯骨肉色并如金。

《神异记》注曰：西南大荒中，有兽，形如兔，人面而能言，心常欺人，言东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诡”。

吴孙权猎于武昌，有神女见，曰：“今日当猎异兽。”忽然不见。俄顷，猎得一豹。女复见，曰：“可竖其尾于我处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设，自孙权始焉。

《三十国春秋》：伪前梁张重华在梁州，欲诛西河张祚。祚厩马数十匹，同时皆无尾。未几祚遇祸。

唐贾直言，德宗朝父泄漏禁中事，帝怒，赐鸩酒。直言白中使，请自执器以饮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饮之，立死。酒自左足间出，复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归，还东平。以劲直名闻，拜谏议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节。直言随父流所，谓董氏曰：“先死莫期，不得相见。”令其改适。董入室以绳缚发，取笔令直言封之，启曰：“非君不解，毕死不开。”其后

二十二年再会，旧题宛然。以油沐之，其发俱堕。

太宗朝罢归而含怒曰：“终须杀此田舍奴！”文献皇后问曰：“大家嗔怨谁也？”帝曰：“只是魏征老兵，对众辱我。”后入院，衣<sup>フ</sup>翟，下殿拜。帝惊问曰：“何也？”后曰：“妾闻主圣臣忠。征能直言，非大家圣德，不有忠臣。妾敢为贺。”帝大悦，益重魏征。

曹操密语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挟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执汝，汝勿言，吾有重报于汝。”其人不悟，遂缄默至于死。操用此以惑众，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

唐张文成七登科选，员半千云：“张子之文如青钱，万拣万中。”时人以文成为“青钱学士”。

唐狄仁杰为大理寺丞，申中上考功驳下，问：“有何劳绩”寺复执申曰：“岁凡断狱一万二千。”考功特升上下考。

齐高洋残酷，其弟南阳王淩献计，令取群蝎置斛中，俛断一人为蝎所螫，哀号宛转，不胜其苦。洋笑，飞书谓其弟曰：“有此乐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楼，于下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阙看。肃宗谏曰：“历古今无臣下与君王同坐阅戏者。”上曰：“渠有异相，故禳之。”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化为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龙首猪身，无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国。

河上公尝居河上，不知姓字，无营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见之。自云穷《老子》一经，甚侮侵于世。与帝语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岂无敬君之礼乎”公遂跃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虽尊，于我何加！”帝谢之，乃下。共论《老子》经之义，帝不能屈。

陆云有笑癖，尝谒司空张华，华多须，以袋盛之，云见华，不及拜而笑倒。又尝自服上船，见水中影，笑而堕水，几至于死。

太宗以魏征为人镜，谓左右曰：“以古为镜见成败，以铜为镜知美丑，以人为镜知善恶。吾用此三镜以辨兴衰。今魏征死，吾失一镜。”

李衡，江陵种橘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

祭彤为辽东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赐钱百万。

周亚夫平七国归，不得任用，怏怏不乐。帝觉之，因宴与肉，大不设筋。亚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饥食藁席九十日，至俄死。先时人相其有纵理入口，当饿死，果然。

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止。归言于母曰

：“贫贱谁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时，已无道。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头击树而死，其人得之。后日日忘家失业，专坐此树下守兔。有过者见之，问：“汝何守株也如是”

后汉窦武生时，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侧，蜿蜒磕头血流而去。

郅都为济南太守，诛豪族三百余家，不顾妻子。

后汉韦逞母宗氏，博览经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纱窗授业。

荀崧有女名灌。崧为襄阳太守，为杜鲁所围，崧欲求救于平南将军石览。灌年十三，率勇士千余人，逾城突围，且战且前，诣览乞救。览假兵救崧，贼遂走散。

契何力，西番酋种太守，授右骁卫将军，早立功勋。太守征辽，至白雀城，为贼所围，腰中贼槊疮极重。帝因传令，及拔贼城，得行槊者高突鹑雏。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杀。曰：“犬马犹为其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郗超有旷世之度，每有寒素后进，力引拔之。死日，为其作诔者四千余人。

鲁肃以义气周急为意。周瑜为居巢长，居母丧，过肃求粮。时肃有米两囤，各三千斛，指一囤与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吴。

晋王浑妻钟氏，名琰，有藻鉴。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与群吏处，琰自帷中窃视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数月卒。

伊尹负鼎以干汤，汤令调味甚甘，得进见。汤问之，答曰：“使臣调国亦如是。”遂以为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从驾。马上以商较当时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如何？”上曰：“贤而泥者也。”论及数十人，皆当其目。末曰：“李林甫如何？”上曰：“妒贤嫉能，古今无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俯首而无言。

晋杜预拜荆州，贺客皆集，羊与裴楷后至，坐连床，怒曰：“杜预以连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

汉昭帝纳上官桀孙女，其父名安，策立为后，方年六岁。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岁，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博。然性褊躁，忿戾无比。常使一佣仆，曰杜亮。每一决责，便至疮痍，养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适善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而卒至于死也。

吴诸葛恪妻晨起对妆台，一婢侍后，忽跃身触栋，张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顷，家人归曰：“恪为孙峻所杀。”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者，遭乱避地，有一女子，四岁，不能走，又不忍弃之，乃悬笼于古冢中，意谓他日得骸骨。及三年，归引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则馁，见其旁有物，引颈呼吸，则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之言，固当不妄。

玄宗偶与宁王博，召太真妃立观，俄而风冒妃帔，覆乐人贺怀智巾幘，香气馥郁不灭。后幸蜀归，怀智以其巾进于上，上执之潜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时，西国有献香三丸，赐太真，谓之瑞龙脑。”

晋荀爽女适阴瑜，周岁，瑜卒。爽以女才高气逸，愍其少寡，欲夺志再嫁郭奕，遣所亲人问之。女私挟刃至，爽夺之。其后广集亲族，设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见之。女令四角备烛，与奕相见。奕但危坐。即令备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书扇曰：“以尸还阴氏。”自缢而死。

昔者愚公居山之阴，而出入有阻，乃勸励子孙移之。山神见曰：“山极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复有孙，子子孙孙，誓而移之，何为不可”于是神命夸娥氏为移之。

秦于骊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诗书，皆用李斯之计，欲愚黔首焉。

赫连勃勃，本号屈子，自改其姓云赫连勃勃，言辉赫与天连。杀人，积其头为京观，谓之髑髅台。蒸土筑城，锥刺入，即杖筑者死；刺之不入，即锻锥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杀铠匠；不入者，杀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兴嗣为散骑常侍，聪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无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归而两目俱丧。及死，开视之，心如掬燥泥。

刘幽求自朝邑尉为中书舍人，三日内拜相。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图形凌烟，寿年八十一终。

公孙瓒既杀刘虞，则见有胜己者皆杀之。男子年七岁者，不许入城。传达皆用妇人，令语音雄者宣扬其命。

袁绍逼急，乃先缢其妻儿姊妹，然后自赴火而死。

魏武残人性命，重伎艺。有一歌儿性甚慧，而声响入云。操爱其声未忍杀，乃于群妾中求得二人，声如歌者，密令教授，数月乃成。听之，立杀其前者。

范粲，字承明。时齐王芳被废，承明哭甚恻，因不仕。景王辅政，召之不赴，称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闻音。家有婚姻，咨访之，合意者，即色不变；否者，即卧寝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于所寝之车。

唐狄仁杰为安抚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张巡守宁陵，事急心孤，每战，喊一声，即雁数行飞逆。

阮籍居母丧，有吊客至，籍哭，即呕血，毁瘠骨立。

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为人，书曰：“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

季孙相鲁，家无衣帛之妾，枵无食粟之马。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妊娠，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唐高祖起义并州，第三女柴绍妻聚兵、杜间以应高祖。高祖登位后，封平阳公主，号“娘子军”，克著勋绩。获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卤簿，自此始。

魏文侯问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贤，足恃乎”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傲；子贤不过舜，而瞽瞍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旦，而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君欲理国，贤可恃乎！”

常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无教语弟子乎！”乃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岂非柔耶”“齿亡乎”曰：“亡。岂非刚耶”枳曰：“天下事尽矣。”

子产闻妇人哭，使人执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问曰：“何以知之”子产曰：“夫人所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陈氏，叔宝妹。因惧乱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镜分之，以为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镜于市内卖之，以图相合。至期适市，果有一破镜。德言乃题其背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余半月辉。”时陈氏为杨素所爱。见之，乃命德言对饮，三人环坐，令陈氏赋诗一章，即还之。陈氏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素感之，乃还德言。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兄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

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为友而贤。俱诣道途，其造风雨，粮尽，计不俱存。角哀乃并粮与伯陶，得济；角哀入空树中饿死。

刘仁轨为相，其从父、昆弟皆为北海县邑吏，人有劝曰：“若与君相同籍，而独苦差科。”答曰云云。

汉张良，字子房。少时行至圯桥，忽于桥上见老父堕履桥下，顾良曰：“可取履。”良欲殴，视为老，俯为下履。老人曰：“孺子可教。明日早为期。”良往，已在桥。谓良：“与我期，何后也明日复来。”良于是夜半往之，少顷，父至，怀中取书一帙付良，曰：“读之，王者师。”因使去，戒良曰：“后十年济北谷城相见，即我也。”良佐汉王，为帝师。后往济北谷城问，人曰：“此黄石公庙。”即立祠。

汉武帝迁淮南厉王于蜀巴，道病死。人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韩子》：齐王好竽，每欲听，必三百人齐吹之，南郭先生，不知竽者。滥求百人中，吹竽食禄。宣王薨后，王即位，曰：“寡人好听竽，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惭而退逃。今冒禄者，亦多如此。

### ●补佚

晋武帝哭羊祜，冬月涕泗交下，凝须为冰。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与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sub>二</sub>作乱，上幸奉天县矣。”

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

。旁有草堂，一无所损。

陈霸先未贵时，有直阁史史溥，梦有人朱衣执玉简，自天而降。简上金字书曰：“陈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后主降隋，史溥尚在。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卜登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其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覲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卜登、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入启事，与从同异之。座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

管宁死辽东三十七年，归柩而阻海风，同行数十船俱没。惟宁船望见火光，投之，得岛屿。及上岸，无火亦无人。玄晏先生以为积善之感。

宋则家奴执弩弦断，误杀其子。则不之罪。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异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覲，为段简所害。

蜀将关羽善抚士卒而轻士大夫，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二将俱不得其

中，亦不得其死。

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蚩丘，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曰：“以丘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报，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人曰：“蚩丘，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晋桓石虔有材干，し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虎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时乐饮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相枕籍死者三万余人。

唐朝承周隋离乱，乐悬散失，独无征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言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敬业反，天后溺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辇，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阙。后享宗庙郊天，挂 $\text{レ}$ 者，乃嗣真所得也。

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门数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买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当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菹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守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则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



人入山，数日而卒。

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掌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

王凝之妻谢道韞。王献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韞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不能屈。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

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相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即上厅，开篋取纸笔，作一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讫，乃封于篋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缢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及视其书，如赤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厕，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浹日至闽，属寮有与赤游旧者，设宴饮次，又失赤。敏之疾索于厕，见赤僵仆于地，气已绝矣。

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给予己，遽命斩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儿。妻即以针纫颈。俄顷复活，以药傅之。然犹惧智光。使人告光曰：“进本蒲人，今欲归葬。”光亦贖之。既至蒲，浹旬，其疮平愈。乃改姓他游。后三十年，崔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召见，讯其由。进曰：“明公昔为周智光从事。”因叙其本末。乃省悟，与缣帛。揖之而去。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

：“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桎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番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

陇州吴山县，有一人乘白马夜行，凡县人皆梦之语曰：“我欲移居，暂假尔牛。”言讫即过。其夕，数百家牛及明皆被体汗流如水。于县南山曲出一湫，方圆百余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迁，谓之“特牛湫”也。

齐庄公时，有里征者，讼三年而狱不决。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诅于社。二子将羊而刺之，洒其血，羊起触二子，殪于盟所。

梁夏侯为九列，家贫而好置乐。妓无衣装饰，客至，即令隔帘奏曲。时人以帘为夏侯妓衣。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为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

贺知章乘醉赋诗，问左右曰：“纸多少”纸尽诗穷。

长兴于相与举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镜，所常宝者。布素时，曾一照，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其镜旋亦坠矣。

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泊荆楚间。尝半酣，屣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李含章。云：“君合武举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又于河南充乡贡进士。其日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召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后官果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又圆常作司勋员外，初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剑南节度。后入剑门，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入蜀，常自说其如此。

## ●附录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愍君涉海，志愿奔

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欲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

晋羊祜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祜前身，东邻子也。

唐敦煌李鹞，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为江鼉所舐。俄然复生一鹞，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鹞之本身，为鼉法所制，繫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鼉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鹞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鼉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鹞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泝血于波中，以此故也。